

一张皮他玩了26年

皮革职人刘江：我享受被包裹又挣脱的感觉

70后皮革职人刘江，已经和皮打了20多年交道。在国内，没有人这么做皮、玩皮。

在鹅卵石上包裹一层皮，不用胶水，却能紧紧咬合，无法剥离；一层层包裹成型的皮胎上，刷上天然大漆，做成花器、茶器、碗与碟；将皮处理成半透明质地，美工刀都切不断，可以替代纸与玻璃，做成屏风、门窗、灯具；他的皮画也令人眼前一亮，有一种被紧紧包裹，寻求挣脱的观感……



石头上包了一层皮，可作书镇，也有雅趣



“山峰”系列



皮做的灯



皮茶器、日用器物



刘江一家三口

一张皮上的实验

刘江从小动手能力很强，做过银首饰，敲过铜、铁，但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植鞣皮。“它太可爱了。我们咬一口苹果，苹果被咬掉的那块会慢慢发红。植鞣皮在使用的过程里也会慢慢氧化发红，留下你生活的痕迹，它是一个有记忆的东西。”

刘江说，植鞣皮本身有可塑性，至于能塑成什么程度，要看人的本事。一开始他尝试两块皮包一块鹅卵石，藏在缝线，仿佛浑然一体。到后面，用一块皮把石头包裹起来，不用胶水、不用“科技狠活”，皮能紧紧地抱住石头，拿都拿不下来。

2018年，刘江开了一辆车，带了两只猫，跟妻子搬到杭州。因为他觉得杭州的艺术文化氛围好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，分享想法和作品，而在北方他很少能得到这种呼应。

“植鞣皮本身是环保材料，我就把饼干、水果扔在里边，把它当盘子用，但大部分人没办法接受。我就琢磨着要隔水，还要能装吃的，用大漆最好。用木胎做漆碗的多，用皮胎做漆碗的很少，但它们理论上是一样的。”

刘江是北方人，一开始他不知道做漆需要阴房。他在大连的时候做过几次实验，都失败了。

定居杭州之后，他意外发现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做大漆。他后来的皮革创作，全都和漆有关系。一类是器物，另一类是皮画。

“器物这块，我做各种茶器、日用器，像盘子、碗、灯、桶状花器……新鲜大漆是乳白色的，氧化干燥后变黑。皮料本身的纹理，加上大漆的质感，会形成一种‘变涂’的风貌，肌理很细腻。”

刘江一开始做皮画，是用皮革一层一层搭建形成一个平面，保留皮革的自然边缘，最后上漆、打磨，视觉上很有层次感。

后来从他的皮画上能看到一些凸起、下沉，像被包裹着，有一种想要挣脱、突破的感觉。这系列的作品都是用一块皮做出来的，形体的塑造，有的靠石头，有的靠陶瓷颗粒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

“‘山峰’系列，我用粗麻绳拉扯出山峰的造型，高高低低，形成错落感。回归到我对整个画面美的理解，回头看，这个阶段很像是孕育的过程。”

除了大漆，刘江也在做皮的透光实验。有一次他受邀参加户外和环保主题的展览，用白色皮革做了一朵巨大的云，大概有两米长，还用皮革做了石头、树枝、塑料瓶。

“如果把皮做到很薄，树枝上的纹理都可以显现出来，就跟真树皮一样。当时做完后，我用手电筒去照它，发现它会透光。很惊喜，由此开始深入研究皮的透光性。”

一张皮，在不断塑形、收缩的过程中，整个纤维结构全部缩紧到一起，完全干燥后就是半透光的。这样的皮可以替代玻璃、纸，做灯、榻榻米的屏风、推拉门，“屏风后面如果有蜡烛或灯光，反射出来一定特别漂亮。未来甚至也可以做桌子、做茶几。”

不搞艺术很难受

刘江从1998年开始接触皮，一直用皮来做创作，到现在已有20多年。

小时候的他爱画画，梦想成为一个艺术家。十八九岁的时候，他先去考艺术大学，不到一年就选择退学，跑到北京，想当流浪艺术家。

有一天，他在北京东四十条晃悠，看到一家皮具店，很粗糙、很天然的植鞣皮，那种自然氧化的颜色让他感到特别亲切，“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用的相机套、旅行箱。我也喜欢动手，而且这个东西可以赚钱，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情。”

2000年初，刘江代理了一个皮具品牌，回老家大连开了一家皮具店。哥哥做投资人，刘江负责选货和店里的管理，慢慢地，他接触皮也更频繁了。“我动手能力很强，平时也订一些皮料自己做。后来注册了一个淘宝店，把所有的事情都转移到了线上，主要做设计和定制。”

那时的刘江还完全靠手工做，连开料都是用笔画，一刀一刀裁，一针一线缝。他对皮革工艺的极致追求，在那个阶段就基本完成了。2016年，他换了新的工作室，对商业没有了以前的劲头，“但你让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其实是很难受的。我花了快20年，解决了生活问题，但我内心搞艺术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，希望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。”

累积了三年，刘江在2019年做了第一次展览，主要是借用皮革塑形的能力，一片一片完美地去体现各种弧度。做简单的灯罩、包石头，做盘子、碗、花器。

“那场展览的每一件作品，我都打了编号，做到第33件就叫它33，因为无法知道能做到第几个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：每一件制作时都要发心对待，善始善终。”

一盏心灯

有了女儿之后，刘江做作品就会想起她。“她刚刚穿鞋子的时候，那小鞋子太可爱了，比手掌还要小，我就用皮分做了她的鞋子，过节会想着给她做一棵皮树、一块皮姜饼人。”

2022年到2023年，刘江开始尝试新实验，他想把石头镶嵌进皮革里。就像一棵大树，树底土壤里正好有一块石头，年深日久，石头仿佛被包裹起来了。

2023年，刘江的父母先后去世，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。原计划在上海的展览也被他取消了，刘江一楼工作室的墙上全是半成品，而他却没有状态做下去。“要跟在一起40多年的父母说再见，在我这样的年龄，这是大多数人要面对的事实。我停了有一年多，什么事也不做，就是静修、思考、梳理。”

如何面对生活的烦恼、痛苦，包括生死、离别？刘江在作品上面戳了很多洞，通透出很多光，象征智慧，也象征着他正在寻求一条向内追寻的道路。

这幅皮画刘江没有计划去卖，“我算过一个账，假设我还能活30年，一张2米×1.5米的画，如果我临死还能戳得动，就能戳满1/5，这就是人一生真实的写照。我们一生能做的事非常有限，但大部分人要做一些无限的事情，其实是很荒谬的。”

有次朋友来刘江的茶室喝茶，离开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了两个字：微芒。刘江觉得这个词特别符合他当下的状态，光很小，但是小不怕，可以慢慢攒。

当皮被做到半透明，就非常适合做灯，它很柔和、朦胧。皮灯的颜色都是刘江用茶叶染出来的，“皮革的部位不同，它对茶色的吸收、氧化效果也不同。”

一些浅茶色的皮灯上有很多亮点，远看就像一轮圆月，刘江说，这些地方其实是“愈合伤”，跟普通的组织已经不一样，格外通透，它是生命的痕迹。

“我一年也做不了太多东西，一到两年可能办一次展览，都不是可以持续销售的。”刘江说，父母去世后，他对艺术的认识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无论皮、铁、陶泥，还是油画颜料，材料不再重要了。如果不能突破意识的限制，人无法真正自由，这是他现阶段对艺术的理解，“智慧是一种内在的光，我做皮灯有这样的愿望：把一盏一盏心灯，传递给更多人。”（来源：一条）